

春困

张五毛 / 著

长安得不下肉身，
县城放下下灵魂。
——
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
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春困

平四題



张五毛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困/张五毛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
ISBN 978-7-02-012795-5

I. ①春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01374 号

责任编辑 付如初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82 千字

开 本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 插页 1

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795-5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二十年前的都城，像一座巨大的熔炉。一层厚厚的雾霾盖在城市上空，顺着风向上蔓延，随着人们的呼吸向下洇染。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刺鼻气味、胭脂庸粉的俗香，还有厨房里的焦灼，混在一起，像重症病人吐出来的浊气一样，莫可名状。

护城河从城中心的湖里发源，顺着城墙流出一个正方形，最后注入城西另一座湖里。它从无数的窗前流过，眼看着一座座新楼拔地而起，一栋栋旧楼日渐斑驳。它真切地看着窗内的人，倾听他们的私语和呐喊。它是都城里最大的活物，也是都城里唯一的僧人。

酒吧街的一天从晚上六七点钟开始，闪烁的彩灯亮起，重金属音乐把护城河震得乱颤。成群结队的女人鱼贯而入。冬天，她们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只露出精致的脸蛋，在灰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地白。夏天，她们浓妆薄裳，露出若隐若现的胸、或粗或细的腿。那些露出来的肉是酒吧街上移动的灯，让男人的眼睛泛起亮光。

灯亮了，女人进来，男人便跟着进来。卖花的小孩，摆摊的小贩也都进来了。护城河边变得水泄不通。周边的地铁站，小区门口，商场拐角也是水泄不通。非法运营的黑车像海绵一样

吸食了仅存的一点空间，挡风玻璃中央挂一串忽闪忽闪的电子灯。司机们或躺在车里睡觉，或站在车边抽烟，嬉笑怒骂，悠然自得。眼睛却盯着人流，肆无忌惮地打量，轻车熟路地招呼，就好像脸没长在自己脑袋上一样。还有更小的空间，被一些小动物据为己有，它们是躺在草窝里叫春的野猫和默不作声的流浪狗。

城东有一个足球场，城西有一个篮球馆。有比赛的日子，几万人在场馆里喊完最粗俗的口号之后，迅速拥进酒吧街，把整罐的啤酒和大串的烤肉塞进胃里。半生不熟的人相互微笑着，暧昧着；烂熟的人则相互吹捧着，戏谑着。灯是彻夜不熄的，歌是歇斯底里的，人是成群结队的，酒要一醉方休的。人们把自己扔进对方的热闹里，再一起把夜晚扔进都城的繁华中。整个都城快乐得睡不着，活不下。

那样的夜晚，护城河像一位风骚女人的纯色发带——深陷在她刚刚烫过的卷发中。

她一个人走进国家大剧院。演出开始后，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：双手交叉放在腿上，背靠着麻布靠垫，上身稍微前倾，以免高高的发髻顶着后座。这是一个既舒服又不显得慵懒的姿势。剧场里，除了演员的念白和交响乐，再没有其他声音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味。她从来没有在如此和谐的空间里待过，她甚至想，演出结束后应该与身边的人来一个深情的拥抱。

这是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首次在都城演出《睡美人》，彼季帕创排的经典舞段和雍容华贵的服装，把佟心带入另一个世界。这里没有刁钻的客户、繁重的工作以及无聊的家务。当奥芙罗拉公主身着一袭粉色芭蕾舞裙轻快地走向舞台，佟心被她干净

敏捷的舞姿吸引，更被她那稚嫩的表情感染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她希望那舞台是一个时空隧道，她可以纵身一跃，进入那童话般的世界。

当音乐点燃剧场的时候，她想找个人聊天，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，可是自从两年前罗炜去了美国，就再也没人陪她来看歌剧了。赵腾飞倒是陪她看过几次，每次都不欢而散——要么没完没了地玩手机，要么趁着剧场里的黑暗在她腿上摸来摸去。佟心曾没好气地问他：你是不是觉得不在剧场里干点偷偷摸摸的事情就对不起这张门票？这样的反问在赵腾飞那里却变成了她不解风情的证词。最后一次一起看歌剧，他竟然在剧场里睡着了。从那之后，佟心就明白了：看歌剧跟偷情一样，只能自己干。

演出快结束的时候，佟心收到赵腾飞的短信：我已落地。她这才想起来赵腾飞今天要回来，她竟忘了这回事。必须赶在他之前到家，因为下午出门时忘了洗碗，赵腾飞出差前叮嘱她该换的床单也还没换，最要命的是她竟然忘了打开热水器，总之，家里有些糟糕。结婚之前，赵腾飞对她提的唯一的求求就是把家收拾好，这些年，她也习惯了赵腾飞制定的居家标准：茶几一尘不染，厨房没有异味，浴室柜上没有水渍，床单被罩每周换洗一遍。只是每次赵腾飞出差，她都会放松自己，降低标准。

没等演员谢幕她就走出了剧院。在地铁上，她盘算着如果赵腾飞先到家，她该怎么说。一场舞剧带来的愉悦被这小小的焦虑淹没了。

赵腾飞对这个夜晚有着美好的想象：当他拖着行李推开家门，佟心已经把菜端上了桌，她来不及解下围裙就扑进他怀里

说：亲爱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哦不，她不是那种热情洋溢的人，她应该把脸贴在他胸前说一句：想你了。然后，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。他躺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，她会打开一瓶红酒放在床头。也许，他们根本来不及喝下那一杯红酒，他从浴室一出来，就会把手伸进她的睡衣里，他们喘着粗气把被子踹到床下，把床单揉成一朵菊花……最后，她满足地躺在他胸前，乖巧地听他讲一个全新的创业计划。

他推开门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：几本杂志散落在地板上，茶几上放着几个蔫巴巴的橘子和一些面包残渣，厨房里散发着难闻的酸味，洗菜盆里还有一只没洗的碗……现实与想象的落差让赵腾飞有些愤怒，这股怒火在等待中越烧越旺。

在电梯里，她整理了一下头发，对着不锈钢轿厢上的模糊影像涂了一遍唇膏。她打算在他开门的一瞬间就扑进他怀里，无论是出于内疚，还是出于思念，她都应该这么做，一场歌剧带来的好心情绝不能被争吵撕碎。

敲门，等待，扭动门锁的声音。她推开门，赵腾飞背对着她走向沙发，在客厅中央转过身来，双手交叉在胸前。她已经没有机会给他一个拥抱了。

你没收到我的短信？还是忘了我今天回来？

公司临时通知，有一个设计稿要修改，去加班了。她下意识地撒了谎。

什么样的工作能让女人连洗只碗的时间都没有？

如果婚姻生活是一场官司，有法官来主持公道的话，她愿意承认做家务是女人应尽的义务，即便她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

高才生，脑袋里没有一丁点男尊女卑的封建遗留；即便她的工资比赵腾飞高，工作一点也不比他轻松，她还是愿意接受这并不公平的安排。但是，当他板着脸，以质问的口气来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她就没法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个义务了。

谁规定的碗应该由我来洗？床单由我来换？

没有谁规定，是你承诺的。

你结婚前还承诺要带我游历世界，要在五年之内给我买别墅，让我过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的生活，这些我也要当真？她毫不示弱。

你的意思是我没有兑现我的承诺，你就可以不承担你的义务？照你的意思，这家务活应该由我这个没钱的男人来承担？

佟心知道再吵下去就只剩下讽刺、挖苦和彼此伤害。每次吵架到最后，赵腾飞都会把问题归结为自己赚钱不够多。这种归责的潜台词是：你是一个庸俗的女人，你想要的生活只有那些有钱的男人才能给你。佟心不知道他的这种逻辑是出于自卑，还是他真的这么想。

佟心走进厨房，开始洗碗，收拾垃圾。她故意放慢节奏，希望给赵腾飞一点时间让他消消火。以往的经验是：只要她保持沉默，赵腾飞会在吸完一根烟之后，缓慢地走到她身后，用手臂锁住她的腰，嘴巴贴在她耳朵上哈气，那是她神经最灵敏的一处。等她全身泛起鸡皮疙瘩，他会咬住她的耳垂说：亲爱的，不吵了好吗？不管发生了什么，都是我错了。

五年的婚姻生活，让他们培养了这样的默契。结束战斗，就好比在网络上注册账号要签订协议一样，无论上面的一堆内容是什么，只需要有人在“已阅读”下面点击“我同意”，战斗就会

立马结束，双方愉快地在婚姻的围城中继续合作。

这是什么？这一次，赵腾飞没有从身后抱住她，而是递过来一张演出门票。

你翻我的包？

是你刚才脱外套时从口袋里掉下来的。不过，这个应该不是重点！重点是你说你去公司加班了，咱家地板上却躺着一张今晚的演出门票！难不成你是在大剧院里加班的？

佟心已经记不起来自己把门票放在了包里还是外衣口袋里。像赵腾飞说的一样，这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忘了他要回来，并且撒了谎。她像个不会游泳被扔进泳池里的人，拼命寻找机会上岸。显然，继续撒谎已经不可取了，可是承认错误也不是什么好选择。如果她承认忘了他今天回来，事情会变得更糟，赵腾飞会把她带入另一个逻辑：你根本就不在乎我，你不爱我了，我们的生活已经没有爱情了。这样，她就得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不断地讨好他，证明自己是爱他的。

沉默是最好的武器，没想好怎么说，就不要开口。佟心放下手里的活，回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等待赵腾飞更刻薄的指责，这是一个防御的姿态，她在等待反击的机会。

你不愿意说，那就让我来猜吧！《睡美人》，一部浪漫的童话剧！你该不会是一个人去看的吧？

赵腾飞，你想说什么？

他竟然怀疑自己和别人约会去了，这是结婚以后，她第一次感受到来自赵腾飞的不信任。

我不反对你去看歌剧，可我觉得，一个有艺术品位的女人首先得有点生活品位。你看看这个家，还是人住的地方吗？其实，

和别的男人看一场演出也说明不了什么,我只是好奇那个人是谁?作为你的丈夫,我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吧?

你用不着阴阳怪气,我确实是去看演出了,但我是一个人去的。我不知道看一场演出是多大的罪过,需要你这样审判,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给我什么感觉吗?

什么感觉?

虚伪、狭隘、无聊。

从现在开始,她不再考虑自己的过错,她需要主动出击,扭转局势。这几个词像子弹一样从她的胸腔射出去,顿时觉得心里舒服多了。她把交叉的双手从胸前放下来,顺便走过去接一杯水,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

佟心端着水从赵腾飞身边经过的时候,他抓住了她的胳膊,另一只手指着她的鼻子。他极力地控制着自己,但说话的声音已经变得有些颤抖:你他妈的给我听着,我是无聊,非常地无聊。我欣赏不了什么狗屁歌剧,我只会上班,出差,还赚不到什么大钱。但我是个正经男人,是个对家庭负责任的男人。我告诉你,生活本就是无聊的,但我们不能因为无聊而变得无耻。

赵腾飞说这席话的时候,一直紧紧地攥着佟心的胳膊,她像一只脚尖点地的猴子。赵腾飞已经记不住佟心前面说的话了,只记住了最后一个词。两个人都已失控,不再讲求策略,分析逻辑,剩下的只是斗狠。

当“无耻”这个词从赵腾飞嘴里飞出来的时候,一同飞出去的还有佟心手中的水杯。那一刻,她只有一个想法,立马从这个男人面前消失,从这让人窒息的客厅里消失。她来不及收拾东西,就冲向了门口,赵腾飞跑过来用双臂死死锁住她。

放开我，放开我。放心，我不会干出什么需要你承担责任的事，我只是想下楼走走。

我累了，你就别闹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赵腾飞不会同意她吵架之后离家出走的，他有过这样的教训。如果现在放她出去，这个夜晚就别想安宁。

佟心从赵腾飞怀里挣脱出来，转身进了卧室，反锁门的脆响结束了这场战争。

—— 2.

当我侧身穿梭在拥挤的都城时，我悲观地以为，都城沦陷了。沦陷在人海里，沦陷在花开不败的喧嚣中。没有人能控制这颗生机勃勃的肿瘤，没有人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可是后来，就是十年前的某个时间，它突然安静了，几个月的光景就完全消停了。

危机来临的时候，都以为是危言耸听。人们只是拥向咖啡馆感叹生意难做，很快就没有心思感叹了，而是潮水一般散去。政府不断辟谣，尝试用各种办法来控制它，都是徒劳。它繁华的时候人们无法阻挡，安静下来的时候人们又猝不及防。经济学家开始探究这安静的成因，有人说是金融风险过高导致的，有人说是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的，也有人说是生产过剩的结果。而我，却暗自庆幸终于盼来了这奢望已久的安宁。

在我退休的时候，都城呈现出我喜欢的姿态：人不多不少，车不急不缓。流行了大半个世纪的广场舞也消失了——跳广场

舞的那代人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酒吧街还在，只是店面少了一些；姑娘们还会露出白晃晃的肉，只是她们再也吸引不了我。我已经老了，成了一棵发不出芽来的枯树。

那个盛夏的夜晚，我躺在黏糊糊的凉席上，捧着一本《史记》读得正酣，太太用她长茧的老手拨弄着我的小弟弟。

你玩够了没有？我不耐烦地问。

它起不来了！真好，再也不用为这个狗东西担心了。

这句恶毒的话荡平了几十年的温存，我庆幸她没有在我熟睡时把我阉了。她一辈子都在想办法看住这个狗东西，现在它趴下了，她终于可以安稳地睡了。我在书房里看了两遍《肉蒲团》，发现它没有反应，这才确认它完蛋了。顿时，浑身冰凉。我成了一具没有生气的肉体，我老了，这是多么悲凉的事！我该寻点新的爱好来安度晚年，就想到了钓鱼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钓鱼能让我沿袭一个男人狩猎的本能——搬一只折叠椅，坐在护城河边，把鱼钩抛到河里，安静地观察，等待，最后把鱼儿拉出水面，放进网中。这项我年轻时嗤之以鼻的活动，晚年时却给了我很多慰藉，当然，也只是慰藉而已。直到我在护城河边遇到了佟心，这种被动的慰藉才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

我遇见佟心那天，护城河边的柳树上有几只麻雀在叽歪。暑热还未完全褪去，阳光不像盛夏时毒辣，空气也没有深秋时萧寒。天空苍蓝，梧桐树正处在黄绿斑驳间。几片树叶在河里游荡，绿中泛黄，熟而不枯。她坐在河对面画画，披一条大红的披肩，隔着护城河，我能看见她头上深绿色的发簪。我放下鱼竿，走过长满苔藓的石拱桥，去看她。

她灰白相间的头发扎着一根木质的发簪，干净利索地绾在脑后。脸盘圆润，皮肤紧致，只有眼角和脖子上的皱纹泄露了她的年龄，显然，她已不再年轻。但透过她依旧纤细的身材、温婉明净的眼神，一点也看不出衰老的迹象。像一幅留白充足的画，不饱满也不干瘪，让你坚信她可以留存很久，十年，二十年，或者更长……画画时，她的小指和无名指微微翘起，落笔前停顿数秒，然后再慢慢渲染，层层递进。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从礼仪课上学来的一样，有节制地拿捏着，又因为年龄的缘故而游刃有余。

她坐在那里，护城河也有了些肃静的氛围。我的弟弟还是耷拉着，但我能感觉到一丝紧张。我一直看着她，直到河对面有人喊：上钩啦！老张，你的鱼上钩啦！我看到一条又老又肥的大鲤鱼在河中翻腾。

我从没想过退休之后还会遇到一个让我紧张的女人。随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们经常在护城河边见面，她打消了我的紧张，还给了我一些从未体验过的温存。她真诚地向我讲述了她的过去——像秋日的向日葵；卷曲的叶子里包裹着密密麻麻的果实，能嚼出淡淡的甜味。我剥开向日葵卷曲的叶子，咀嚼那白嫩的籽粒，看到她灿烂的黄花，粗壮的躯干，以及那躯干之下褐色的土地。

第二次见面的时候，她给我讲了一个叫莫小诗的画家。看得出来，她很乐意回忆他。谈起莫小诗，幸福会从她嘴角爬出来，把那些细微的皱纹都抹平，滋养出一个女人最滋润的微笑。

我们在护城河畔一家叫作“旧时光”的茶馆里见面。已是深秋，她穿一件宽松的棉麻外套，下摆半裹着臀，手上戴一只浅绿色的镯子。她的手腕很细，我一直担心那镯子会滑下来。她

端坐在对面，我隐约觉得，她现在的温柔淡雅与那个叫莫小诗的男人有关。

这些年，一个人生活，不觉得孤单吗？我问她。

孤单肯定会有一些，但至少是自由的，不用讨好别人。莫小诗临走时对我说，人生唯一的意义就是你是否真诚地思考过人生。他劝我要学会讨好自己。其实，讨好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你得挣脱世俗的评价体系，摆脱无止境的欲望，最重要的是不把自己扔进琐碎的生活里。他去世之后，我再也不愿别人走进我的生活。

你后来和莫老师在一起了？我对莫小诗很感兴趣。坦白地讲，我认为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和一个画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至少在我周围，并没有发现哪个同龄人可以靠画画活得滋润。

嗯，在一起了。

结婚啦？我问。

没有。我们没有结婚，只是在一起生活。后来他倒是跟我提过，要不要去领个证，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了。佟心起身给我添了一些茶，突然问：你太太可好？

她挺好的，退休后迷上了中医。除了在家里鼓捣中草药，剩下的时间都在她老师的诊所里学习。和佟心喝茶的时候，我特别不愿谈起我太太。

你出来和我聊天，她不介意？她微笑着问我。

不介意，我们没了夫妻生活以后，她就不怎么管我了。年轻的时候，倒是盯得紧，像坐监狱一样，时刻得向她汇报行踪。

那是因为她爱你，所以才会看着你。

也许吧。可我们没有夫妻生活之后，她就再也不看着我了。

你说这是因为她不爱我了，还是因为别的？我故意把难题抛给她。事实上，我不认可她的说法。我不认为女人看着男人是因为爱他，更多的原因是占有欲。当她发现自己占有的东西不复存在的时候，欲望也就没有了。这样解释我和太太当下的处境，可能更合适一些。

是她没了欲望还是你？

她先没了欲望。两年前，我发现自己也没有需求了。我不介意让佟心知道我是个没有性能力的人。以我那点浅显的人生经验来判断：当一个女人知道男人对她没有那方面的企图，她就会放下戒备，与你无话不谈。

欲望是爱的一部分，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，自然就会有独占的欲望。不爱了也就没有了那种欲望。她说。

照这么说，我太太现在是不爱我了？我真有些好奇。其实到今天，我也不敢说我懂得女人，我总是希望走进女人的内心，了解她们的世界。

也未必，不同的人生阶段，爱会以不同的方式存在。

她起身去了趟洗手间，看着她纤细的腰身，我突生欢喜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还能与异性谈论爱和性，是多么不可思议！比起年轻时做爱的激情，现在坐在这里谈论爱和性，更让人欢喜，更加地意味悠长。

你们年轻时吵架吗？她重新坐下。

吵呀，有那么两三年，吵架就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，每周一小吵，每月一大吵。

都为什么吵？

记不大清了，只记得吵得很凶，会摔东西，两个人都摔，摔完

了再买。有时候好几个星期都不说话。等两个人都受不了了，自然也就和解了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吃饱了撑的！都是些鸡毛蒜皮、不值一提的事，却说吵就吵起来了。

人天生是独居动物，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领地。婚姻却把两个人捆在一起，吵架就不可避免。我和赵腾飞十几年的婚姻生活，也是一直在吵架，吵到最后说不清对错，分不清爱恨。她放下茶杯，招呼服务员送个果盘上来。

你和莫老师的生活怎么样？你们有很多共同语言，应该很幸福。我很想了解她和莫小诗的生活。

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也是柴米油盐，寻常日子。只是我们从没吵过架，我跟他发脾气，他就傻呵呵地笑。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些事，有时候想与人分享，害怕再不说出去就要带到坟墓里去。但又不敢轻易对人讲，怕一说出去，心里就空荡荡的。

显然，她不愿意过多地谈论她和莫小诗的生活。对她而言，和莫小诗的故事像一个香包，可以拿出来给你闻一闻，如果你想打开一探究竟，她还是心存警惕的。

和佟心聊天是件轻松的事，遇到意见相左的情况，她会淡淡一笑，然后开始另一个话题。那天，我没再问她感情问题，虽然我很想知道，但我明白和女人的相处之道。我们又聊了一些电影和文学方面的话题。从茶馆出来，顺着护城河走了一段，鹅卵石铺就的窄窄小道显得寂静、悠长，昏暗的灯光洒在灰墙灰瓦上，护城河也睡了。二十年前，没有人想到都城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其实，都城没变，护城河没变，路灯也没变，只是人少了。

我说，现在的都城真美。

是呀，九点多就见不着人了，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

那时候，很多人想着出国，逃离，但逃出去了又会有很多新问题。

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总算是正常了。我说。

是的，我们应该庆幸。

在护城河边握手道别。那一刻，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：我庆幸自己的小弟弟死了。因为它死了，让我和佟心的接触有种纯美的感觉。

3.

沉默持续了一个星期，这种彼此折磨的沉默让她想起了过去几年间的无数次争吵。直到现在，他还是经常会在小便时把马桶垫弄湿，吃饭时弄出很大的声响，上床前，还会把脚扳到鼻子下闻一闻，然后告诉她：我真的已经洗过了。佟心惊奇地发现，多年的夫妻斗争中，他们培养了仇恨，收获了倦怠，唯独没有看到的是改变，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毛病，都不曾改变。即便如此，在这次吵架之前，她也从未想过要离开他。因为她清楚，婚姻的本质就是忍耐，换一个人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冲突。更何况以她现在的年龄，很难再找到一个比赵腾飞条件更好的男人。

当她梳理完婚姻生活的种种不适和赵腾飞的累累罪状，那个可怕的念头就成了能让她摆脱这些问题的诺亚方舟。可是，她却没有勇气把那个念头变成现实，只是想想而已。她开始从自身找原因，当初为什么要与他步入婚姻？她这样思考的时候，确实能找到一些积极的东西。

第一次见面是在黄小秋家。那是她们最后的学生时光，离